

三教九流都为段氏所用



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
联合报道

▶作为功臣，段志玄死后葬在陕西礼泉县昭陵乡庄河村。

本报深度记者 张向阳

战争年代，驰骋疆场，和平时期，则要传递文化。历代世家大族多以文化影响后世，其家学也多以经学礼教为传统，但段氏家学传统表现出兼收并蓄相对开放的“杂学”特点。

段氏家族到官至宰相的段文昌始有文名，段文昌著有《食经》五十卷，惜已失传，其一篇《平淮西碑》敢与韩愈一争高下。段成式则是其家族中文名最高的中坚人物，以一部《酉阳杂俎》享誉千秋，段安节又以撰著《乐府杂录》留名文史，段公路又著《北户杂录》以保存岭南文化而独具价值。

从文学体裁来看，段氏家族所留下的这三部书皆属于笔记小说，作品大多以随笔记录见闻的短文组成，并且皆热衷于搜异传奇。段成式自己于书序中标榜曰“抑志怪小说之书也”，《乐府杂录》是段安节所见唐代音乐艺人等的见闻录，段公路的《北户杂录》则是研究唐代岭南地区文化的重要学术著作。

对于以经学为传统的士子来说，这些搜奇好异的东西似乎上不了台面，然而这“杂学”恰恰又成为段氏的独特之处，也是上千年流传的重要原因。临淄段氏研究者许智银说：“《酉阳杂俎》记载的许多宝贵逸闻轶事都有独家唯一性，‘信而有征，可补史阙’，由于段成式遍览群书，博闻强记，‘古之佚文秘典，往往而在，故征引者不绝也’，后世各类书籍从《酉阳杂俎》中各取所需，广泛征引，反证了《酉阳杂俎》的资料具有不可替代性，其价值正



在于段成式所记往往是即将消失的或众人忽略的，因而尽管其所记‘极谲怪浮夸’，后人还是征引不绝。”

至于在那个崇尚儒学的年代，临淄段氏为何会热衷“杂学”，究其原因，首先有天然禀赋。段氏族人尤其是其中几个文化人，幼有才气，学识过人。段文昌以其官至宰相的高贵，为其家族创造了优裕的生活环境，他的儿子段成式“博学强记，且多奇篇秘籍”，自幼遍读典籍，“每披阅文字，虽千万言，一览略无遗漏”。其家族家教耳濡目染的熏陶，造就了后代著书立说的共性特点。

为了方便读书，段家自然少不了藏书，很多还是秘籍。段文昌为相二十余年，拥有了富裕的家藏私书，段氏后人因之有机会看到大量的图书秘籍。《旧唐书》中《段文昌传附成式传》云：“家多史书，用以自娱，尤深于佛书。”《酉阳杂俎》、《乐府杂录》、《北户杂录》，内容各有侧重，皆是广泛征引古代典籍，保存了大量已佚的书目，足见其家藏书颇丰。段成式还曾“为秘书省校书郎。研精苦学，秘阁书籍，披阅皆遍”。秘书省校书郎可以出入深宫，从而见到大量奇篇秘籍。

更重要的是，段氏家族兴盛于文化开放兼容的李唐王朝，除了儒学，他们兼容并蓄，尤其是临淄所在齐地的文化风尚，段氏家族倾心吸纳。“齐国濒临大海，使它具有许多内陆国家所不能有的海洋文化的特点”。许智银告诉记者，齐国的海洋文化特点培养了齐人豪爽的人格和开阔的心胸，如

段文昌，少时便有齐人遗风。虽然迁居荆州，但段文昌依然保有齐人风度。段文昌一生多次入蜀摄官，又“移镇荆南”，“世客荆川”，在长安有宅，这种不断迁徙的生活，使段成式有机会跟随父亲了解各地风土人情，段成式入仕后，亦多次出任吉州、处州、江州刺史，每到一地，他都能深入考察地方风俗，以其祖籍文化融会各地特色文化，兼收并蓄多种知识。

“可以说段氏家族家学以‘杂记’著称，是其家族以齐鲁文化为核心，兼容吸纳所迁徙地文化的结果，反映了传统文

化和地域文化的互动影响。”许智银说。段氏家族还有思想开放，较少束缚。比如段文昌尤喜《金刚经》，段成式记载：“时先君念《金刚经》已五六年，数无虚日。”段文昌的好佛喜道对段成式影响很大，段成式又“精通三教”，“尤深于佛书”，说明他儒释道兼通，思想不囿于一学，特别是与僧人、道士多情谊，屡屡有诗句提到与释道的交往。实际上，唐代段氏家族的社交圈一直很广，既有政客文人，也有僧道隐士，遍及三教九流，这对其以杂闻名的家学的形成不无裨益。



段志玄墓前的石羊。(本版图片均由许智银提供)

研究者说

家学传统以“杂”扬名



许智银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

唐代临淄段氏家族殊不同于以诗书礼教、科举仕宦传世的名门望族，其家学传统以“杂”扬名，以著述显现，以价值宝贵取胜。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、段安节的《乐府杂录》以及段公路的《北户杂录》，三种以“杂”命名的撰著，从思想目的到内容风格，莫不一脉相承，而又各有千秋。

段成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以诗文显名，而以笔记小说《酉阳杂俎》享誉青史。《酉阳杂俎》自问世以后，一直颇受历朝士人关注，征引其书材料者不计其数，至今仍是学界广泛引用的书籍之一。李剑国首肯《酉阳杂俎》曰：“唐世小说，本书最传，为古今瞩目。”《酉阳杂俎》的写作宗旨为，举凡经籍不载的、诸子不语的、正史不屑

的、别集不收的，有关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、精神信仰等都在他的记录范围，而以志怪为标的。段成式摄取现实生活中的千奇百怪，诡秘异闻，以闳深奥衍之词曲折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全景，从物质生活到意识形态，芸芸众生，世态百相，三教九流，搜罗殆尽。正如明毛晋所云：“天上天下，方内方外，无所不有。”《酉阳杂俎》一千二百八十八则闻见书录，对全面了解和认识唐代文化具有广泛的索引价值，可谓唐代文化史上一朵光彩夺目的奇葩。

段安节以一部《乐府杂录》扬名后世，该书是在《教坊记》所缺的基础上完成的。段安节曾说，因为经过战乱造成乐器毁坏、乐人散亡、乐章丧失情况严重，他感到有必要根据自己

的记忆，将“《教坊记》亦未周详”的内容补记下来。正是有赖《乐府杂录》的记述，唐代的乐曲名称及内容，才能够以原貌呈现于后世。

段公路以著作《北户杂录》进入唐代文化名人之列，撰写风格一仍其父兄《酉阳杂俎》和《乐府杂录》的特色，广泛搜集奇异物产。《北户杂录》可谓唐代岭南地区物产的集成，段公路在书中大量征引前人关于岭南地区物产的纪录，关于岭南地区物产资源的分布，为后世全面认识唐代岭南地区的生态环境，提供了较为详尽的一手材料，关于岭南地区各种特色食品的介绍，既展示了岭南地区与黄河流域饮食文化的差异，又为充分认识岭南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。

家族解码

研究苍蝇的文学家

段郎中成式，博学精敏，文章冠于一时。《酉阳杂俎》卷十七《广动植之二·虫篇》有云：长安秋多蝇，成式蠹书，常日读百家五卷，颇为所扰，触睫隐字，驱不能已。偶拂杀一焉，细视之，翼甚似蜩，冠甚似蜂。性察于腐，嗜于酒肉。按理首翼，其类有苍者声雄壮，负金者声清聒，其声在翼也。青者能败物，巨者首如火，或曰大麻蝇，茅根所化也。

段成式读书如蠹书，不顾蚊蝇叮咬，每日读百家书五卷。偶尔逮住一只苍蝇，也不放过仔细探究的机会，而且还总结出了长安秋蝇的特点，其好学习与好探究之甚于此可窥见一斑。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卷十一《广知》借清河王之口曰：“人不读书，其犹夜行。二毛之叟，不如白面书生。”

除了苍蝇，段成式研究了各种昆虫，众多昆虫的名字因段成式的记载也留下了其俗名。如蚂蚁，“蚁，秦中多巨黑蚁，好斗，俗呼为马蚁。”马蚁一词出现之后开始被广为应用。

宰相段文昌 曾到寺院蹭饭

段文昌早年在荆州客居期间，不仅政治抱负难以实现，生活也贫困潦倒，以至于到佛寺求食。宋王谠《唐语林》卷五《补遗》云：“段相文昌，少寓江陵，甚贫窭。每听曾口寺斋钟动，诣寺求食，寺僧厌之，乃斋后扣钟，冀其来不速食。”这段艰难的经历在段文昌心目中印象颇深，大和四年(830)出镇荆南时，曾题诗曰：“曾遇闇梨饭后钟。”

还有记载：“丞相邹平公段文昌，负才傲俗，落泊荆楚间。尝半酣，褰履于江陵大街往来，雨霁泥甚，街侧有大宅枕渠，公乘醉于渠上脱履濯足，旁若无人。自言：“我作江陵节度使，必买此宅。”闻者皆笑。其后果镇荆南，遂买此宅。”

段家收受 大量下属的书

至唐代，世族家庭尤其重视文化教育和收藏书籍，段文昌本身既好读书，又博览经史，为官二十余年，拥有了富裕的家藏私书，但其得书的途径却受到时人非议，《旧唐书》卷一百六十八《钱徽传》云：“文昌好学，尤喜图书古画。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，以文学知名，家多书画，钟、王、张、郑之迹在《书断》、《画旨》者，兼而有之。凭子浑之求进，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，求致进士第。文昌将发，面托钱徽，继以私书保荐。”段氏藏书中当有不少是如此收受的，然人有错，书籍无过，段氏后人因之有机会看到大量的图书秘籍。

《酉阳杂俎》、《乐府杂录》、《北户杂录》，内容各有侧重，皆是广泛征引古代典籍，保存了大量已佚的书目，足见其家藏书颇丰。《酉阳杂俎》的名字也暗示了其家藏书丰富的信息。酉阳即小酉山，今湖南沅陵，相传山下有石穴，其中藏书千卷，段成式以其家藏秘籍与酉阳逸典相比。段成式又曾任职集贤院，集贤殿是唐代文学三馆之一，为段成式博览群书提供了便利，保证了《酉阳杂俎》能够广泛涉猎搜取所需材料。段成式还曾“为秘书省校书郎。研精苦学，秘阁书籍，披阅皆遍”。秘书省校书郎可以出入深宫，从而见到大量奇篇秘籍。拥有富裕藏书是文化世家传家的法宝，段氏家族优越的图书条件，使其后代能够从兴趣爱好出发杂记奇闻异事，兴微继绝。

据《唐代临淄段氏家族研究》(许智银 著)

更多世家报道请登录齐鲁晚报网(<http://www.qiluwb.com.cn/>)
齐鲁世家专题页面。